

國朝漢學師承記

國朝漢學師承記序

兩漢經學所以當尊行者爲其去聖賢最近而二氏之說尙未起也。老莊之說盛於兩晉。然道德莊列。本書具在其義止於此而已。後人不能以己之文字飾而改之。是以晉以後鮮樂言之者。浮屠之書。語言文字非譯不明。北朝淵博高明之學士。宋齊聰穎特達之文人。以己之說。傅會其意。以致後之學者。繹之彌悅。改而必從。非釋之亂儒。乃儒之亂釋。魏收作釋老志。後蹤跡可見矣。吾固曰。兩漢之學純粹以精者在。二氏未起之前也。我朝儒學篤實務爲其難。務求其是。是以通儒碩學有束

髮研經白首而不能究者豈如朝立一言暮卽成宗者哉甘泉江君子屏得師傳于紅豆惠氏博聞強記無所不通心貫羣經折衷兩漢元幼與君同里同學竊論說三十餘年江君所纂

國朝漢學師承記八卷嘉慶二十三年居元廣州節院時刻之讀此可知漢世儒林家法之承授

國朝學者經學之淵源大義微言不乖不絕而二氏之說亦不攻自破矣元又嘗思

國朝諸儒說經之書甚多以及文集說部皆有可采竊欲析縷分條加以翦截引繫於羣經各章句之下譬如

休寧戴氏解尚書。光被四表。爲橫被。則繫一堯典寶應。劉氏解論語。哀而不傷。卽詩惟以不永。湯之傷。則繫之論語八佾篇。而互見周南如此。勅成一書名曰

大清經解。徒以學力日荒。政事無暇。而能總此事。審是非。定去取者。海內學友。惟江君暨顧君千里二三人。他年各家所著之書。或不盡傳。與義單辭。淪替可惜。若之何哉。歲戊寅除夕。阮元序於桂林行館。

國朝漢學師承記目錄

記之一

閻若璩

張 弼 吳王搢 宋 鑒

胡 渭

黃 儀 顧祖禹

張爾岐

馬驥

王爾詹

記之二

惠周惕

惠士奇 惠松崖

沈 彤

余古農先生

江良庭先生

褚寅亮

記之三

王鳴盛

金日追

錢大昕

錢塘 錢坫

記之四

王蘭泉先生

朱笥河先生

武億

洪亮吉

張惠言 臧琳

記之五

江永

金榜

戴震

記之六

盧文弨

紀昀

邵晉涵

任大椿

洪榜

汪元亮

孔廣森

李文藻

桂

馥

記之七

陳厚耀

程晉芳

賈田祖

李惇

江德量

汪中

顧九苞

顧鳳毛

劉台拱

鍾襄

徐復

汪光曦

李鍾泗

凌廷堪

記之八

黃宗羲

顧炎武

附

國朝經師經義目錄

南豐譚文臨虛谷父藏書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一

甘泉江 藩纂

先王經國之制。井田與學校相維。里有序。鄉有庠。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所以耕夫餘子。亦得秉耒橫經。漸詩書之化。被教養之澤。濟濟乎洋洋乎。三代之隆軌也。秦并天下。燔詩書。殺術士。聖人之道墜矣。然士隱山澤巖壁之間者。抱遺經。傳口說。不絕於世。漢興乃出。言易。淄川田生。言書。濟南伏生。言詩。於魯則申公培。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禮。魯

氏管作
世字

高堂生言春秋於齊則胡毋生於趙則董仲舒自茲以後專門之學興命氏之儒起六經五典各信師承嗣守章句期乎勿失西都儒士開橫舍延學徒誦先王之書被儒者之服彬彬然有洙泗之風焉爰及東京碩學大師賈服之外咸推高密鄭君生炎漢之季守孔子之學訓義優洽博綜羣經故老以爲前修後生未之敢異晉王肅自謂辨理依經逞其私說僞作家語妄撰聖證以外戚之尊盛行晉代王弼宗老莊而注周易杜預廢賈服而釋春秋梅賾上僞書費彪爲義疏於是宋齊以降師承凌替江左儒門參差互出矣然河洛尙知服古不

劉棻
錯傳

改舊章。左傳則服子慎。尚書周易則鄭康成。詩則並主於毛公。禮則同遵於鄭氏。若輔嗣之易。惟河南青齊間有講習之者。而王肅易亦間行焉。元凱之左氏。但行齊地。僞孔傳。惟劉光伯。劉士元。信爲古文。皆不爲當時所尚。隋書云。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豈知言者哉。唐太宗挺生於干戈之世。創業於戎馬之中。雖左右囊鞬。櫛沐風雨。然銳情經術。延攬名流。卽位後。讎正五經。頒示天下。命諸儒粹章句爲義疏。惜乎孔冲遠。朱子奢之徒。妄出己見。去取失當。易用輔嗣而廢康成。書去馬鄭而信僞孔。穀梁退麋氏而進范甯。論語則

專主平叔棄尊彝而寶康瓠舍珠玉而收瓦礫不亦僨哉宋初承唐之弊而邪說詭言亂經非聖殆有甚焉如歐陽修之詩孫明復之春秋王安石之新義是已至於濂洛關閩之學不究禮樂之源獨標性命之旨義疏諸書束置高閣視如糟粕棄等弁髦蓋率履則有餘考鏡則不足也元明之際以制義取士古學幾絕而有明三百年四方秀艾困於帖括以講章爲經學以類書爲博聞長夜悠悠視天夢夢可悲也夫在當時豈無明達之人志識之士哉然皆滯於所習以求富貴此所以儒罕通人學多鄙俗也我

世祖章皇帝握貞符膺圖籙撥亂反正伐罪弔民武德
定四海文治垂千古順治十三年

勅大學士傅以漸撰易經通註以永樂大全繁冗蕪陋
刊其舛訛補其闕漏勒爲是書頒之學官

聖祖仁皇帝嗣位削平遺孽親征西番戡定三藩永清
六合然

萬機之暇棲神墳典悅志藝文闡五音六律之微稽八
綏九章之術

天廩睿知典學宏深伊古以來所未有也康熙十九年
勅大學士庫勒納等編日講四書解義日講書經解義

勅大學士牛鈕等編日講易經解義三十八年奉

勅撰春秋傳說彙纂五十四年又

勅大學士李光地等撰周易折中六十年又

勅大學士王頊齡等撰書經傳說彙纂又

勅戶部尙書王鴻緒等撰詩經傳說彙纂凡

御纂羣經皆兼采漢宋先儒之說參考異同務求至當

遠紹千載之薪傳爲萬世不刊之鉅典焉

世宗憲皇帝際昇平之時咸寧之世未明求治乙夜觀書雖夙通三乘然雅重七經卽位之後卽刊行

聖祖欽定詩經傳說彙纂書經傳說彙纂皆

御製序文并於卷首又編定

聖祖日講春秋解義雍正五年

御纂孝經集註折衷羣言勒爲大訓推武周達孝之源
究天地明察之理故能心契孔曾權衡醇駁也至

高宗純皇帝御極六十年久道化成不疾而速不行而
至武功則耆定十全文德則旁敷四海富旣與地乎侔
訾貴乃與天乎比崇盛德日新多文日富乾隆元年

詔儒臣排纂

聖祖日講禮記解義十三年

欽定周官義疏儀禮義疏禮記義疏二十年大學士傅

恒等奉

勅撰周易述義詩義折中三十年大學士傅恒等奉

勅撰春秋直解於易則不涉虛渺之說與術數之學觀象則取互體以發明古義於詩則依據毛鄭溯孔門授受之淵源事必有徵義必有本臆說武斷概不取焉於禮則以康成爲宗探孔賈之精微綜羣儒之同異本天殺地經國坊民治法備矣於春秋則採三家之精華斥安國之迂謬闡尼山之本意洵爲百王之大法也經學之外考石鼓辨大昌用修之非刊石經前開成廣政之

陋又刻

御製說經文於太學皆治經之津梁論古之樞要所謂懸諸日月煥若丹青者也於是鼓篋之士負笈之徒皆知崇尚實學不務空言游心六藝之圃馳騫仁義之塗矣我

皇上誕敷文教敦尚經術登明堂坐清廟次羣臣奏得失天下之衆鄉風隨流焄然興道而遷義家懷克讓之風人誦康哉之詠猗歟偉歟何其盛也蓋惟

列聖相承文明於變尊崇漢儒不廢古訓所以四海九州強學待問者咸沐菁莪之雅化汲古義之精微縉紳

碩彥青紫盈朝。縫掖巨儒。絃歌在野。擔簦追師。不遠千里。講誦之聲。道路不絕。可謂千載一時矣。藩綰髮讀書。授經於吳郡。通儒余古農。同宗良庭二先生。明象數制度之原。聲音詁訓之學。乃知經術之壞於東西晉之清談。再壞於南北朝。宋之道學。元明以來。此道益晦。至本朝三惠之學。盛於吳中。江永戴震諸君。繼起於歛。從此漢學昌明。千載沉霾一朝復旦。暇日詮次。

本朝諸儒爲漢學者。成漢學師承記一編。以備

國史之採擇。嗟乎三代之時。弼諧庶績。必舉德於鴻儒。魏晉以後。左右邦家。咸取才於科目。經明行修之士。命

字場次

偶時來得策名廊廟。若數乖遲。舛縱學窮書圃。思極人文。未有不委棄草澤。終老邱園者也。甚至饑寒切體。毒螫磨膚。並仕無門。齎恨入冥。雖千載以下。哀其不遇。豈知當時絕無過而問之者哉。是記於軒冕。則畧記學行。山林則兼誌高風。非任情軒輊。肆志抑揚。蓋悲其友麋鹿以共處。候草木以同彫也。

閻若璩

張昭

吳玉楮

宋鑒

閻若璩字百詩。先世居太原縣西寨村。五世祖始居淮安。祖世科。明萬歷甲辰進士。官至布政司參議。父修齡。郡學生。若璩生。世科愛之。常抱置膝上。摩其頂曰。汝貌

文其爲一代儒者。以光吾宗乎。若璩生而口吃性鈍。六歲入小學。讀書千遍。不能背誦。年十五。冬夜讀書。扞格不通。憤懣不寐。漏四下。寒甚。堅坐沉思。心忽開朗。自是穎悟異常。是年補學官弟子。一時名士如李太虛方爾止。王于一。杜于皇。皆折輩行與交。若璩研究經史。寒暑弗徹。嘗集陶貞白皇甫士安語。題所居之柱云。一物不知。以爲深恥。遭人而問。少有寧日。其立志如此。年二十。讀尚書至古文。卽疑二十五篇之譌。沈潛二十餘年。乃盡得其癥結所在。作古文尚書疏證。其說之最精者。謂漢書藝文志。言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孔安國

以攷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楚元王傳亦云。逸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古文篇數之見於西漢者如此。而梅賾所上。乃增多二十五篇。此篇之不合也。杜林馬鄭皆傳古文者。據鄭氏說。則增多者。舜典汨作九共。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嗣征。典寶湯誥。咸有一德。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罔命。十六篇。而九共有九篇。故亦稱二十四篇。今晚出書。無汨作九共。典寶等篇。此篇名之不合也。鄭康成注書序。於仲虺之誥。大甲說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皆注曰。亡。而於汨作九共。典寶。肆命。諸篇。皆注曰。逸。逸者。卽孔壁書也。康

成雖云受書於張恭祖。然其書贊曰。我先師棘下生子。安國亦好此學。則其淵源於安國明矣。今晚出書與鄭。名目互異。其果安國之舊耶。又云。古文傳自孔氏。後惟鄭康成所注者得其真。今文傳自伏生。後惟蔡邕石經所勒者得其正。今晚出書宅岵。鄭作宅岵。鏞。昧。谷。鄭作柳谷。心腹腎腸。鄭作憂腎陽。劓。劓。劓。鄭作牘。宮。劓。割頭。庶。劓。與真。古文既不同矣。石經殘碑遺字。見於洪适隸釋者。五百四十七字。以今孔書校之。不同者甚多。碑云。高宗之饗。國百年。與今書之五十。有九年。異孔敘三宗。以年多少爲先後。碑則以傳敘爲次。則與今文文

不同然後知晚出之書蓋不古不今非伏非孔別爲一家之學者也。班孟堅言司馬遷從安國問故。故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許慎說文解字亦云其稱書孔氏今以史記說文與晚出書相校又甚不合。安國注論語予小子履以爲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不云此出湯誥亦不云與湯誥小異然則予小子履云云非真古文湯誥蓋斷斷也。其注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句於論語則云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微子箕子來則用之於尚書則云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其詮釋相懸絕如此豈一人之

手筆乎。又云古未有夸族之刑。卽苗民之虐。亦祇肉刑。止爾。有之。自秦文公始。僞作古文者。偶見荀子有亂世以族論罪。以世舉賢之語。遂竄之秦誓篇中。無論紂惡不如是甚。而輕加三代以上。以慘酷不德之刑。何其不仁也。荀卿曰。誥誓不及五帝。司馬法言。有虞氏戒於國中。夏后氏誓於軍中。殷誓於軍門之外。周將交刃而誓之。當虞舜在上。禹縱征有苗。安得有會后誓師之事。此亦不足信也。司馬法曰。入罪人之地。見其老弱。奉歸無傷。雖遇壯者。不校勿敵。敵若傷之。藥醫歸之。三代之用兵。以仁爲本。如此。安得有火炎崑岡。玉石俱焚之事。旣

讀陳琳檄吳文云。大兵一放。玉石俱碎。鍾會檄蜀文云。大兵一發。玉石俱碎。乃知其時自有此等語。則此書之出魏晉間。又一佐也。又云。武成篇先書一月壬辰。次癸巳。又次戊午。巳是月之二十八日。後繼以癸亥甲子。是爲二月之四五日。而不冠以二月。非今文書法也。洛誥稱乙卯。費誓兩稱甲戌。此周公伯禽口中之詞。指此日。有此事。云爾。豈史家紀事之例乎。又云。書序益稷。本名棄稷。馬鄭王三家本皆然。蓋別是一篇。中多載后稷與契之言。揚子雲法言。孝至篇。言合稷契之謂忠。謨合皐陶之謂嘉。子雲親見古文。故有此言。晚出書析皐陶謨。

之半爲益稷則稷與契初無一言子雲豈鑿空者耶其
辨孔傳之僞云三江入海未嘗入震澤孔謂江自彭蠡
分而爲三共入震澤者謬也金城郡昭帝所置安國卒
於武帝時而傳稱積石山在金城西南豈非後人作爲
之證乎傳義多與王肅注同乃孔竊王非先有孔說而
王取之也漢儒說六宗者人人各異王肅對魏明帝乃
取家語孔子曰所宗者六之語肅以前未聞也而僞傳
已有之非孔竊王而何其論可謂信而有徵矣康熙元
年始游京師合肥龔尙書鼎莘爲之延譽由是知名旋
改歸太原故籍爲廩膳生崑山顧炎武游太原以所撰

日知錄相質。卽改訂數則。炎武心折焉。未幾出游鞏昌。與陳秀才壽善一夕共成七言絕句百首。名曰隴右倡和詩。十七年應博學宏詞科試。不第。留京師。與長洲汪編修琬反覆論難。琬著五服考異成。若璩糾其繆。琬雖改正。然護前。輟謂人曰。百詩有親在。而喋喋言喪禮乎。若璩聞之曰。王伯厚嘗云。夏侯勝善說禮服。謂禮之喪服也。蕭望之以禮服授皇太子。則漢世不以喪服爲諱也。唐之奸臣以凶事非臣子所宜言。去國恤一篇。識者非之。講經之家。豈可捨其餘唾哉。崑山徐贊善乾學問曰。於史有徵矣。於經亦有徵乎。若璩曰。按雜記。曾申問。

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申。曾子次子也。檀弓。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夫孔子沒。子張尙存。見於孟子。子張死。而曾子方喪母。則孔子時。曾子母在。可知。記所載。曾子問一篇。正其親在時也。乾學歎服。三十一年。客閩歸。乾學延至京師。爲上客。每詩文成。必屬裁定。曰。閩先生學有師法。非吳志伊輩所及也。合肥李公天馥亦云。詩文不經百詩勘定。未可輕易示人。及乾學以尙書歸里。奉

勅修一統志。開局於洞庭東山。旣又移嘉善。後歸崑山。若璩皆從事焉。若璩精於地理之學。山川形勢。州郡沿

革瞭若指掌嘗曰孟子言讀書當論其世予謂並當論其地少讀孟子書疑滕定公薨使然友之鄒問孟子何緩不及事及長大親歷其地乃知故滕國城在今縣西南十五里故邾城在今鄒縣東南二十六里相去僅百里故朝發而夕至朝見孟子而暮卽反命也因撰四書釋地六卷釋地餘論一卷又據孟子七篇參以史記諸書作孟子生卒年月考一卷晚年名益著學者稱爲潛邱先生

世宗在潛邸手書延至京師握手

賜坐呼先生而不名索觀所著書每進一篇未嘗不稱

善疾亟請移就外留之不可乃以大牀爲輿上施青紗帳二十人舁之出移居城外十五里如臥牀簣不覺其行也卒年六十有九時康熙四十二年六月八日

世宗遣官經紀其喪親製輓詩四章有三千里路爲余來之句後爲文以祭之有云讀書等身一字無假孔思周情旨深言大若璩以諸生而受

聖主特達之知可謂得稽古之榮矣平生長於考證遇有疑義反覆窮究必得其解乃已嘗語弟子曰曩在東海公邸夜飲公云今晨直起居注

上問古人言使功不如使過此語自有出處當時不能

答予舉宋陳良時有使功不如使過論篇中有秦伯用孟明事但不知此語出何書耳越十五年讀唐書李靖傳高祖以靖逗留詔斬之許紹爲請而免後率兵破開州蠻俘擒五千帝謂左右曰使功不如使過果然謂卽出此又越五年讀後書獨行傳索盧放諫更始使者勿斬太守曰夫使功者不如使過章懷注若秦穆公赦孟明而用之霸西戎乃知全出於此甚矣學問之無窮而尤不可以無年也天性多否少可詞科五十人中獨許吳志伊之博覽徐勝力之強記而已如李天生謂其杜撰故事汪鈍翁謂其私造典禮所服膺者三人曰錢受

之黃太沖顧寧人然論受之則曰此老春秋不足作準
論太沖則曰太沖之徒麤待訪錄指其繆訛不一而足
指摘日知錄一卷見潛邱劄記中藩聞之顧君千里云
曾見初印亭林所刊廣韻前有校刊姓氏列受業闕若
璩名則若璩嘗執贄崑山門下然若璩所著書中不稱
亭林爲師豈亭林沒後遂背其師耶所著古文尚書疏
證四書釋地孟子生卒年月考潛邱劄記行於世子詠
亦能文同時山陽有張昭者字力臣隱於賈受業於崑
山顧炎武究心小學有婁機漢隸字原校本敘曰自隸
變篆以就省而碑版各家可以隨意增減點畫改易偏

張昭
力臣

旁好異尙奇貽誤後學。今悉準之說文。於漢隸字原中。取一正體。以朱筆標出之。或破體而不至背正體者。亦標出之。其雖無當於正體而近是者。亦點出之。其全譌者。則據說文駁正之。其本碑不誤而字原抄寫致錯者。亦校正之。論辭字曰。辭乃辭訟之辭。若辭受之辭。則從受而文詞之詞。又別焉。論懷字曰。懷乃懷想之懷。若裹抱之褰。則不從心而裹袖之褰。又別焉。論麟字曰。麟大牝鹿也。非西狩所獲也。四靈之一。乃麀字也。論氤氳二字曰。以篆法當作壹壺。而隸無壺字。故借爲烟燼。又借燼而爲緼。若氤氳乃俗字。而緼亦俗字也。論雕字曰。雕

之爲鵬猶雞之爲鷄本一字而彫則琢也今反歧雕與
鵬爲二字而系雕與彫爲一字謬之尤者也論華字曰
古作𦉳通作𦉳宋齊以前無花字北朝魏齊之交始有
之論彊字曰彊者弓有力也強則斫也非彊也論累字
曰繫繫之繫省而爲累非積繫之象論序字曰庠序之
序是學名非次敘之敘論艸字曰艸乃象形若草則斗
櫟實也別爲一字論氣字曰凡天气地气之氣皆氣也
加米是氣廩之氣今妄以氣爲氣而加食字爲餼贅文
也論俊字曰千人之材曰俊若雉則肥肉也四乃弓之
橫體引弓射佳故曰得雉非俊也今加人於雉旁通以

爲俊謬之大者也。論黻字曰：黑與青相次之文，市則上古蔽前之皮，其字象形。市之重文曰鞞，非黻也。後世加艸於市爲蒂，非也。又改韋作系爲紱，亦非也。漢人不曉妄用之。宋之米元章名蒂而通書作黻，皆誤也。其書之大畧如此。力臣雖不知古人假借通用之說，然謹守叔重之書，辨鄉壁虛造之字，其學識遠出戴侗、楊桓之上矣。雅好金石文字，遇荒村野寺古碑殘碣，埋沒榛莽之中者，靡不椎拓嘗登。焦山乘江潮歸壑，往山巖之下，藉落葉而坐，仰讀空鶴銘，聚四石繪爲圖，聯以宋人補刻字，証爲顧況書，援據甚核。力臣書法唐賢，世稱能品，爲

吳玉楮

籍五

山夫

宋曉

半塘

元衡

炎武爲廣韻及音學五書。今世傳影本是也。力臣之後有吳玉楮。字藉五。號山夫。考古書文字之異。取字體之假借通用者。系韻編次。各注所出。爲之辨証。著別雅五卷。亦癖金石。與力臣同嗜。作金石存十卷。乾隆年間游京師。秦大司寇蕙田延至味經軒中。校定五禮通考。後以廩貢生官鳳陽訓導。卒。又有安邑宋半塘者。傳潛邸之學。半塘名鑒。字元衡。世居運城。生而穎悟。善讀書。乾隆甲子舉於鄉。戊辰成進士。銓授浙江常山縣知縣。三年調鄭縣。蒞鄭七年。以廉能升廣東南雄府通判。署連州。又署澳門同知。又署潮陽縣。所至行政聲士民立生。

祠頌遺愛焉。以親老告歸。囊無長物。攜書數千卷而已。歸田後。弟某爲確山令。馳書招之。至確山。卒於官署。半塘湛深經術。尤精小學。以潛邱古文尚書疏證。文詞曼衍。而不爾雅。重輯尚書攷辨四卷。嘗曰。經義不明。小學不講也。小學不講。則形聲莫辨。而訓詁無據矣。說文解字。乃小學之祖也。取而疏之。治經者。其有所津逮乎。採經史方言釋名玉篇廣韻水經注諸書。爲說文解字疏。詳贍辨博。又益以增借備三門。如水部沛字。本遼東水名。附訓爲澤。借訓爲大。爲什。此皆見於經傳者。若見於史者。如漢書禮樂志。神哉沛。師古注。沛疾也。司馬相如。

宋葆淳
帥初
芝山

張敦仁
古餘

封禪文沛然改容師古注感動又大人賦沛艾赴蟻注
張揖曰沛艾駢駢也則謂之備也此乃宋氏一家之學
附者說文無此訓以經注訓附益之故曰附至於借例
與附益無二又非通借之借意當時必有一說以處之
不可得聞矣又有易見尙書彙鈔漢書地理考詩文集
藏於家子葆淳字帥初一字芝山乾隆甲午優貢生癸
卯舉人隰州學正以例授國子監助教學問淹通工詩
古文誦性愛金石隸書行楷山水皆入能品傳其家學
時陽城張古餘太守與芝山友善太守名敦仁古餘其
字也乾隆甲午舉人乙未成進士戊戌補應

殿試以知縣用。令官吉安府知府。於學無所不窺。遂於經術尤精。天文歷算。北方之儒者也。

胡渭

黃儀

顧祖禹

胡渭。初名渭生。字肫明。一字東樵。世爲德清人。曾祖友信。明隆慶戊辰進士。廣東順德縣知縣。有政聲。工古文。與歸有光齊名。世所稱思泉先生也。父公角。天啟甲子舉人。渭生十二而孤。母沈攜之避寇山谷間。雖遭顛沛。猶手一編不徹。十五爲縣學生。試高等。充增生。屢赴行省試。不售。乃入太學。嘗館益都馮文毅公家。渭潛心經義。尤精輿地之學。崑山徐尚書乾學奉

詔修一統志。開館洞庭山。延渭與黃儀子鴻。顧祖禹景
范。闕若璩百詩。分郡纂輯。因得博觀天下郡國書。又與
子鴻輩觀摩相善。而問學益進焉。渭素習尚書。禹貢謂
僞孔。孔冲遠及蔡沈於地理皆疎舛。如三江當主鄭康
成說。庾仲初之言不足信。浮于淮泗。達于河。河當從說
文作荷。滎波既豬。波當從鄭康成本作播。梁州之黑水
與導川之黑水不可溷而爲一。因足疾家居。博稽載籍
及古今注釋。攷其同異。而折中之。依經立解。章別句從。
成禹貢。錐指二十卷。錐指者。取莊子秋水篇用管窺天
用錐指地之意。言所見者小也。又謂禹貢山川非圖不

明而漢永平中賜王景之圖及晉司空裴秀之圖皆亡
宋程大昌禹貢山川地理圖世無傳本而合沙鄭氏東
卿禹貢二十五圖世亦罕覩且於郡國山川未能精審
先儒舊說與經異者不能釐正乃據九州五服導山導
水之文證以地志水經參之傳紀計里畫方爲圖四十
七古今水道山脈條分縷析聚米畫沙如身歷目擊者
矣漢唐以來河道遷徙雖非禹貢之舊要爲民生國計
所繫故於導河一章備攷歷代決溢改流之跡論近日
淮黃之勢云清口不利海口愈塞加以淫潦而河淮上
流一時並決洪澤諸湖衝盪高堰人力倉卒難支必決

山鹽高寶諸湖而淮南海口沙壅更甚爲禍尤烈近日治河乃邊之使不得北而南入於淮以便運耳南行非河之本性東衝西決率無寧歲非治河治漕也設會通有時不用則河可以北先期戒民凡田廬塚墓當水之衝者悉遷他所官給其費兩岸之隄增卑倍薄更於低處創立遙隄使暴水至得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然後縱河所之決金龍注張秋而東北由大清河入於渤海不煩人力也其說可稱卓論豈不通時務之迂儒所能哉嘗謂詩書禮春秋皆不可無圖惟易無所用圖六十四卦二體六爻之畫卽圖也八卦之次序方位乾坤三

索出震齊巽二章盡之矣。安得有先後天之別哉。河圖之象自古無傳。何從擬議。洛書之文見於洪範。五行九宮。初不爲易而設。作易圖明辨十卷。又言洪範古聖所傳。如日月之麗天。有目者所共覩。而間有晦盲。否塞者。先儒曲說爲之害也。漢儒五行傳。專主災異。以瞽史矯誣之說。亂夔倫攸敘之經。其害一也。洛書之本文。具在洪範。宋儒創爲白黑之點。方圓之體。九十之位。書也。而變爲圖矣。且謂洪範之理。通於易。劉牧以九爲河圖。十爲洛書。蔡元定兩易其名。其害二也。洪範元無錯簡。而宋儒任意改竄。移庶徵。王省惟歲以下。爲五紀之傳。移

皇斂時五福至其作汝用咎及三德惟辟作福以下並
爲五福六極之傳其害三也作洪範正論五卷又作大
學翼真七卷言格物致知之義釋在邦畿章內本無缺
文無待於補其議論之正可謂通儒矣康熙己卯因再
從姪會恩官京師乃復游日下禮部尙書李振裕侍講
學士查昇皆以爲當代儒宗未幾以老病歸昇供奉
內廷暇日以禹貢錐指進呈

上覽而嘉之問年籍對曰浙江人六十餘歲禮部侍郎
胡會恩之叔也四十二年

法駕南巡渭撰平成頌一篇獻諸

行在有

詔嘉獎

召至南書房直廬

賜饌及書扇又

御書耆年篤學四大字

賜之

禁直諸臣咸謂一時之曠典云五十三年正月九日卒於家年八十有二黃儀常熟人篤信古學於經史中地理及各家輿地書靡不究心謂班書地志所載諸川第言其所出所入而中間經歷之地不可得聞惟水經注

黃儀
子鴻

顧祖禹
景范

備著之。然非繪圖讀者不能了然於心目。乃反覆尋玩。每水各爲一圖。如某水出某縣。向某方流。逕某縣某方。至某縣合某水。某縣入某水。無一不具。閤若璩見之。不忍釋手。歎曰。酈道元千古以下第一知己也。顧祖禹無錫人。徙居常熟。客於釣渚渡。依范九鼎。後居膠山黃守中家。父柔謙。字剛中。精於史學。著山居贅論一書。祖禹少承家訓。不事帖括。經史皆能背誦。如流水。性好遠游。足跡遍天下。無所遇。歸而閉戶著書。撰歷代州域形勢九卷。南北直隸十三省一百十四卷。川瀆異同六卷。天文分野一卷。共一百三十卷。又用開方法繪地圖一卷。

張爾歧
稷若
北高著

名曰讀史方輿紀要。凡職方廣輿諸書，承譌襲謬，皆一駁正，詳於山川險要及古今戰守之蹟，而景物名勝皆在所畧。讀其書，可以不出戶牖而周知天下之形勝，爲地理之學者，莫之或先焉。世所稱三大奇書，此其一也。其二則梅文鼎歷算全書、李清南北史合抄、然合抄本人所易爲李書，尤嫌踈漏，豈能與顧氏梅氏之書稱鼎足哉。

張爾歧

張爾歧，字稷若，自號蒿庵居士，濟陽人也。少爲縣諸生，遜志好學，工古文詞，著天道論、中庸論、篤終論，爲時所

稱年三十讀儀禮。歎曰：漢初高堂生傳儀禮十七篇。武帝時有李氏得周官五篇。河間獻王以考工補冬官。共成六篇。奏之。後復得古經五十六篇於魯淹中。其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同。餘三十九篇無師說。漢志所載傳禮者十三家。其所發明皆周官及此十七篇之旨也。十三家獨小戴大顯。近代列於經以取士。而二禮反日微。蓋先儒於周官疑信各半。而儀禮則苦其難讀。故也。夫疑周官者。尚以新莽荆國爲口實。儀禮則周公之所定。孔子之所述。當時聖君賢相士君子之所遵行。可斷然不疑者。而以難讀廢可乎。因鄭康成注文古質。賈公彥

釋義曼衍學者不能尋其端緒乃取經與注章分之定其句讀疏其節錄其要取其明注而止有疑義則以意斷之亦附於末始名儀禮鄭注節釋後改名儀禮鄭注句讀又參定監本脫誤凡二百餘字並考石經脫誤凡五十餘字作正誤二篇附於後成書之時年五十有九矣崑山顧炎武游山左與爾歧友善讀其書而爲之序手錄一本藏山西祁縣所立書堂嘗與汪琬書稱爾歧之學根本先儒立言簡當又與友人論師道書曰獨精三禮卓然經師吾不如張稷若其爲亭林所推重如此爾歧閉戶著書是以世無知者平生交游炎武之外則

馬驥
宛斯
聽御

長山劉友生樂安李象先關中李中孚王宏撰四人而已。所著書有夏小正傳注一卷。吳氏儀禮考注訂誤一卷。弟子職注一卷。老子說略二卷。濟陽縣志九卷。蒿庵集三卷。蒿庵閒話二卷。春秋傳議未成。晚年蕭然物外。不與世接。自爲墓銘而卒。

馬驥 王爾齊

馬驥字宛斯。一字聽御。鄒平人。順治己亥進士。謁選在京師。用才望與順天鄉試同考官。後爲淮安府推官。尋奉

裁。改知靈璧縣。有善政。卒於官。士民皆哭。且號於上曰。

如一
應
編年
文義
始合

願世世奉祀於是得部檄祠名宦驩少孤事母以孝聞
穎敏強記於書無不精研而尤癖左氏春秋以敘事易
編年引端竟緒條貫如一傳謂之左傳事緯凡數萬言
又取太古以來及亡秦之事合經史諸子鉤括裁纂佐
以圖考參以外錄謂之釋史分五部一曰太古三皇五
帝計十篇二曰三代夏商西周計二十篇三曰春秋十
二公時事計七十篇四曰戰國春秋至亡秦計五十篇
五曰外錄紀天官地志名物制度等計十篇合一百六
十篇篇爲一卷其書最精時人稱爲馬三代顧炎武讀
是書歎曰必傳之作也康熙四十四年

仁皇帝南巡狩至蘇州一日

垂問驕所著書

命大學士張玉書物色元板明年四月令人贖白金二百兩至鄒平購板入

王爾膺

著我

止著

泡

內府同時有王爾膺字襄哉號止庵一號泡齋掖縣諸生讀經宗漢學以爲鄭夾漈謂漢人窮經而經亡此言大非漢儒有家法七十子之大義賴漢以存窮經而經亡當在魏晉以後蓋荀虞之易亂於王輔嗣馬鄭之書亡於僞孔氏賈服之春秋淆於杜元凱其幸存者毛鄭之詩何氏之公羊鄭氏之三禮耳窮經當以毛何鄭爲

主然後參以六朝唐宋元明諸儒擇其善而折衷焉庶
乎可矣其論讀史也以正史爲主而旁証以外史如前
後漢外有荀悅袁宏兩漢紀三國志外有蕭常續漢書
謝陞季漢書晉書外有崔鴻十六國春秋南北史宋齊
梁陳隋諸書外有許嵩建康寶錄新唐書外有劉昫舊
唐書范祖禹唐鑑五代史外有尹洙五代春秋范垞林
禹吳越備史勾延慶錦里耆舊傳馬令陸游南唐書宋
史外北宋有王禹偁東都事略曾鞏隆平集南宋有李
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徐夢莘北盟會編葉紹翁四
朝聞見錄元史外有蘇天爵名臣事略凡此諸書皆當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一
參互考訂以知其得失亦一時之學者也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一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二

甘泉江 藩纂

惠周惕

惠士奇

惠松崖

惠周惕

元龍

研溪

惠周惕字元龍一字研溪吳縣人先世居扶風遠祖元祐徙洛陽靖康末以文林閣學士扈高宗蹕如臨安家湖州生善分爲四支曰四七曰廿一日三八曰小一三八支後七傳至倫始遷吳縣東渚邨五傳至洪洪年至一百五歲吳下所稱百歲翁是也洪生萬方萬方生有聲有聲生周惕有聲字樸庵明歲貢生與同里徐枋友善以九經教授鄉里尤精於詩研溪先生少傳家學又

士奇又署一

符為趙揚林

注語

士奇又署一

士奇又署一

忠士奇

天牧

半農

從徐枋汪琬游。工詩古文詞。既壯。阨於貧。遍遊四方。與當代名士交。秀水朱彝尊亟稱之。文名益著。康熙辛未。成進士。選庶吉士。因不習國書。改密雲知縣。卒於官。著有易傳春秋問。三禮問。詩說。及研溪詩文集。子士奇。字天牧。晚年自號半農人。研溪先生夢東里楊文貞公來。諷已而生。先生遂以文貞之名。名之年十二。即能詩。有柳未成陰。夕照多之句。為先輩所激賞。二十一為諸生。不就省試。或問之。曰。箝中無書。焉用試。為乃奮志力學。晨夕不輟。遂博通六藝。九經。諸子。及史。漢。三國志。皆能。闇誦。嘗與名流宴集。坐中有難之者。曰。聞君熟於史。漢。

試爲誦封禪書。先生朗誦終篇不遺一字。衆皆驚服。戊子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散館。授編修。癸巳乙未會試。兩充同考官。

聖祖嘗問廷臣誰工作賦。閣學蔣廷錫以華亭王頊齡仁和湯右曾及先生三人對。其後己亥正月。太皇太后升祔禮成。奉

命祭告炎帝陵舜陵。故事祭告使臣學士以上。乃得開列。先生以編修得膺

寵命。洵異數也。庚子主湖廣鄉試。冬奉

命督學廣東。雍正元年癸卯

命留任三年。嘗謂漢時蜀郡僻陋。文翁守蜀。選子弟就學。遣雋士張寬等東受七經。還以教授。其後司馬相如。王褒。嚴遵。揚雄相繼而起。文章冠天下。漢之蜀。今之粵也。於是毅然以經學倡。三年之後。通經者多。文體爲之一變。又謂今之校官。古博士也。博士明於古今。通達國體。今校官無博士之才。弟子何所效法。訪諸輿論。有海陽進士翁廷資。其學品勝校官之職。具疏題補韶州府教授。得以誘進多士。吏部以學臣向無題補官員之例。格不行。

世宗特旨。惠士奇居官聲名好。所舉之人。諒非徇私。著

照所請補授。後不爲例。在任遷右春坊右中允。超擢侍講學士。轉侍讀學士。丙午。任滿還都。送行者如堵。牆旣去。粵人設木主。配食先賢。廣州於三賢祠。惠州於東坡祠。潮州於昌黎祠。元旦及生日。諸生肅衣冠入拜。其得士心如此。丁未五月奉

旨修鎮江城。以產盡停工。罷官。乾隆元年奉

旨調取來京引

見以講讀用。所欠修城銀兩。得寬免。丁巳六月。補侍讀。戊午。以病告歸。辛酉三月卒。年七十有一。先生邃深經術。撰易說六卷。禮說十四卷。春秋說十五卷。其論易曰。

易始於伏羲。盛於文王。大備於孔子。而其說猶存於漢。不明孔子之易。不足與言文王。不明文王之易。不足與言伏羲。舍文王孔子之易。而遠問庖犧。吾不知之矣。漢儒言易。如孟喜以卦氣。京房以通變。荀爽以升降。鄭康成以爻辰。虞翻以納甲。其說不同。而指歸則一。皆不可廢。今所傳之易。出自費直。費氏本古文。王弼盡改爲俗書。又創爲虛象之說。遂舉漢學而空之。而古學亡矣。易者象也。聖人觀象而繫辭。君子觀象而玩辭。六十四卦皆實象。安得虛哉。其論春秋曰。春秋三傳。事莫詳於左氏。論莫正於穀梁。韓宣子見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

然則春秋本周禮以記事也。左氏褒貶皆春秋諸儒之論。故紀事皆實而論或未公。公羊不信國史。惟篤信其師說。師所未言則以意逆之。故所失常多。要之左氏得諸國史。公穀得之師承。雖互有得失。不可偏廢。後世有王通者。好爲大言以欺人。乃曰三傳作而春秋散。於是啖助趙匡之徒。爭攻三傳以伸其異說。夫春秋無左傳。則二百四十年盲焉。如坐闇室之中矣。公穀二家。卽七十子之徒所傳之大義也。後之學者。當信而好之。擇其善而從之。若徒據孟子盡信書不如無書之說。力排而痛詆之。吾恐三傳廢而春秋亦隨之而亡也。左氏最有

功於春秋公穀有功兼有過學者信其所必不可信疑其所必無可疑惑之甚者也其論周禮曰禮經出於屋壁多古字古音經之義存乎訓識字審音乃知其義故古訓不可改也康成注經皆從古讀蓋字有音義相近而譌者故讀從之後世不學遂謂康成好改字豈其然乎康成三禮何休公羊多引漢法以其去古未遠故借以爲說賈公彥於鄭注如飛茅扶蘇薄借綦之類皆不能疏所讀之字亦不能疏輒曰從俗讀甚遠不知蓋闕之義夫漢遠於周而唐又遠於漢宜其說之不能盡通也況宋以後乎周秦諸子其文雖不盡雅馴然皆可引

爲禮經之證以其近古也。幼時讀廿一史於天文樂律
二志未盡通曉。及官翰林因新法究推步之原。著交食
舉隅二卷。言測日食者。先求食限。食限必在兩交。去交
近則食遠則否。有入食限而不食者。未有不入食限而
食者也。古法不能定朔。故日食或在晦。說者謂日之食
晦朔之間。月之食惟在望。此知二五而不知十也。日月
有平行有實行。有視行。日月之食亦有實食。有視食。實
食者。日月在天相揜之實度。視食者。人在地所見之初
虧食甚復圓也。古術或知求實行。莫知求視行。皆知求
平朔。莫知求實朔。故不能定朔者。以此七政有高舉。故

國朝通志卷之九
有恒星。天有五星。天有日月。天有月。古人以恒星最高。遂指恒星爲天體。新法於恒星天之外。又有宗動天。合於九重之數。宗動者七政之所同宗也。沈括謂日月星辰之行。不相觸者。氣而已。此不知歷象者也。如日月有氣而無體。則月焉能掩日哉。日高而月下。五星亦有高下。高下既殊。又焉能相觸乎。春秋日有食之。既者有繼之辭。非盡也。新法謂之金錢食日。大月小月不能盡掩日光。故全食之時。其中闕然。而光溢於外。狀若金錢也。又撰琴瑟理數考四卷。其略云。十二律。黃鍾至小呂爲陽。蕤賓至應鍾爲陰。陽用正而陰用倍。蕤賓長。小呂

短。黃鍾中自古相傳之舊法也。晉永嘉之亂，有司失傳。梁武帝始改舊法，黃鍾長，應鍾短，小呂中，由是陽正陰倍之法絕。漢魏律遂小呂一均之下徵調，黃鍾爲宮，有小呂無蕤賓，故假用小呂爲變徵，黃鍾遂之黃鍾，宮爲正宮，小呂遂之黃鍾，宮爲下宮，徵最小，而以爲宮，故爲下宮。隋鄭譯遂以黃鍾正宮當之，擅去小呂，用蕤賓以附會先儒宮濁羽清之說。夫宮濁羽清者，指下徵調而言，譯改爲正宮，是以歷代之樂皆患聲高，隋唐以來，惟奏黃鍾一均而旋宮之法廢矣。古法盡亡，獨存於琴，遂遂孔疎密，取則琴暉，琴之十二律起於中暉，遂之七音

生於宮孔。黃鍾遂從宮孔。黃鍾始一上一下。終於蕤賓。琴自中暉。黃鍾始一左一右。終於十暉。書成惟嘉定。王進士恪見而喜之。餘莫能解也。所著有紅豆齋小草。詠史樂府及南中集。采蓴集。歸耕集。各一卷。人海集四卷。時術錄一卷。海內學者稱爲紅豆先生。初研溪先生由東渚邨遷居郡城東南香溪之北。郡城東禪寺有紅豆一株。相傳白鴿禪師所種。老而枯矣。至是時復生新枝。研溪先生移一枝植堦前。生意郁然。僧睿目存爲繪紅豆新居圖。自題五絕句。又賦紅豆詞十首。和者二百餘人。四方名士過吳門者。必停舟訪焉。因自號紅豆主人。

惠棟
定字
松崖

所以鄉人稱研溪先生曰老紅豆先生。半農先生曰紅豆先生。松崖先生曰小紅豆先生。松崖先生。半農先生之次子也。名諱字定宇。一字松崖。初爲吳江學生員。復改歸元和籍。自幼篤志向學。家有藏書。日夜講誦。自經史諸子百家。襍說及釋道二藏。靡不穿穴。父友臨川李紱一見奇之。曰仲孺有子矣。學士視學粵東。先生從之。任所粵中高才生蘇珥。羅天尺。何夢瑤。陳海六。時稱惠門四子。常入署講論文藝。與先生爲莫逆交。至於學問該洽。則四子皆自以爲遠不逮也。及學士毀家修城。先生往來京口。饑寒困頓甚於寒素。遭兩喪。不以貧廢禮。

終年課徒自給。甌塵常滿。處之坦如。雅愛典籍。得一善本。傾囊弗惜。或借讀手抄。校勘精審。於古書之真偽。瞭然若辨黑白。乾隆十五年。

詔舉經明行修之士。兩江總督文端公尹繼善文襄公

黃廷桂交章論薦。有博通經史。學有淵源之語。會大學

士九卿索所著書。未及進而罷歸。然先生於兩公非有

半面識也。年五十後。專心經術。尤邃於易。謂宣尼作十

翼。其微言大義。七十子之徒相傳。至漢猶有存者。自王

弼興而漢學亡。幸傳其略於李鼎祚集解中。精學三十

年。引伸觸類。始得貫通其旨。乃撰周易述一編。專宗虞

從字先
生不仕

清室高

出研漢

天牧而

先生處

甚

博學大儒

仲翔參以荀鄭諸家之義。約其旨爲注。演其說爲疏。漢學之絕者千有五百餘年。至是而粲然復章矣。書垂成而疾革。遂闕鼎至未濟十五卦。及序卦雜卦傳二篇。孔氏正義。據馬融陸績說。以爻辭爲周公所作。與鄭學異。其所執者。明夷六五云。箕子升。六四云。王用亨于岐山。皆文王後事也。先生獨能辨之。於明夷之五曰。箕子當從古文作其子。其古音亥亦作其。劉向云。今易其子作茲。茲荀爽據以爲說。讀其子爲茲。茲其與亥子與茲文異。而音義同。三統術云。該闔于亥。孳萌于子。該茲亦同物也。五本坤也。坤終於亥。乾出於子。用晦而明明不可。

息故云其子之明夷馬融俗儒不識七十子傳易之大義讀其爲箕蓋涉彖傳而譌五爲天位箕子臣也而當君位乖於易例甚矣謬種流傳兆於西漢博士施讐讀其爲箕蜀人趙賓述孟氏之學以爲箕子明夷陰陽氣無箕子箕子者萬物方茲茲也賓據古義以難諸儒諸儒皆屈於是施讐梁邱賀皆嫉之孟喜讐賀同事田王孫喜未貴而學獨高喜所傳易家候陰陽災變書得自王孫而賀惡之謂無此事語聞於上宣帝遂以喜爲改師法中梁邱之譖也讐賀嫉喜而並及賓班固作喜傳亦用讐賀之單詞皆非實錄劉向別錄猶循孟學故馬

融俗說苟爽獨知其非復用賓古義而晉人鄒湛以漫
衍无經譏之蓋魏晉以後經師道喪王肅詆鄭氏而禘
郊之義取袁準毀蔡服而明堂之制亡鄒湛譏苟謂而
周易之學晦郢書燕說一倡百和何尤乎後世之紛紜
也於升之四曰文王爻辭皆據夏商之制春秋引夏書
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服虔云堯居冀州虞夏
因之禹貢冀州治梁及岐爾雅云梁山晉望也諸侯三
望天子四望梁山爲晉望明梁岐皆冀州之望此王謂
夏后氏受命祭告非文王也其說乾之四德曰元者天
地之始說文元從一。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生萬物乾

之初九積善在下陽之始生東方爲仁故云善之長陰陽交而後亨乾之九二當上升坤五爲天子故文言再言君德經凡言亨者皆謂乾坤交也乾六爻二四上匪正坤六爻初三五匪正乾變坤化六爻皆正成兩既濟故云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即種正即貞也經凡言利貞者皆爻當位或變之正或剛柔相易惟既濟一卦六爻皆正故云剛柔正而位當禘卦篇所謂既濟定也卦具四德者七乾坤變化而成兩既濟屯三爻變革四爻變皆成既濟隨三四易位成既濟无妄三四易位上爻又變而成既濟臨二升居五位三爻又變而成既濟故

皆言元亨利貞也。其論占筮之法曰：易稱天下之動貞夫一。故卦爻之動一則正，兩則惑。京氏筮法：一爻變者爲九，六二爻以上變爲八。晉公子得貞屯，悔豫，皆八。乃三爻變，不稱屯之豫，而稱八。穆姜遇艮之八，乃五爻變，不稱艮之隨，而稱八。所謂貞夫一也。七者著之數，八者卦之數，著圓而神，卦方以知神。以知來，知以藏往，知來爲卦之未成者，藏往爲卦之已成者，故不曰七而曰八。春秋內外傳無筮得某卦之七者，以七爲著之數，未成卦也。又因學易而悟明堂之法，撰明堂大道錄八卷，禘說二卷。大略謂說卦帝出乎震，帝者五帝也。在太微之

中五德相次以成四時。聖人法之立明堂爲治天下之大法。明堂有五室四堂。室以祭天。堂以布政。王者承天統物各於其方以聽事。講之明堂。月令今所傳月令是也。古之聖人生有配天之德。沒有配天之祭。故太皞以下歷代所禘。太皞以木德。炎帝以火德。黃帝以土德。少皞以金德。顓頊以水德。王者行大享之禮於明堂。謂之禘。祖宗其郊則行之南郊。禘郊祖宗曰大祭而總謂之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故也。鄭注大傳不王不禘。及詩長發大禘。箋皆云郊祀天是郊稱禘也。周頌雝序云禘太祖也。鄭箋云太祖謂文王是祖稱禘也。劉歆云大禘

則終王。是宗稱禘也。董子曰：天地者先祖之所自出也。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故四大祭皆蒙禘名。禘禮上溯遠祖，旁及毀廟，下逮功臣。聖人居天子之位，行配天之祭，推人道以接天，而天神降，地祇出人，鬼格夫然而陰陽和風雨時，五穀熟，草木茂，羣生成遂，物无疵厲，所謂既濟定也。先儒皆以明堂上有靈臺，下有辟雍，四門有太學，頰容春秋釋例云：太廟有八名，肅然清靜謂之清廟，行禘祫序昭穆謂之太廟，告朔行政謂之明堂，行饗射養國老謂之辟雍，占雲物望氛祥謂之靈臺，其四門之學謂之太學，其中室謂之太室，總謂之宮。盧植禮記

注亦云明堂卽太廟與靈臺辟雍古法皆同一處近世殊異分爲三耳而晉時袁準著論非之昧於古制矣王者覲諸侯或巡狩四岳則有方明方明者放乎明堂之制也亦謂之明堂荀子所謂築明堂於塞外以朝諸侯戰國時齊有泰山明堂卽方明也周書朝諸侯則於明堂覲諸侯則設方明故虞禋六宗而覲四岳羣牧周禮方明而覲公侯伯子男六宗方明卽明堂六天之神鄭氏謂天之司盟非也自明堂之制不詳而禘禮亦廢鄭氏知圓邱方邱之爲禘而不知爲明堂六帝王肅又誤據魯禘改禘爲宗廟之祭無配天之事此魏明所以庶

漢四百餘年廢無禘祀也。禘行於明堂。明堂之法本於
易。中庸言至誠可以贊化育。與天地參。此明堂配天之
義也。又有易漢學七卷。易例二卷。皆推演古義。鍼砭俗
說。於書有古文尙書考二卷。謂孔壁中古文得多十六
篇。內有九共九篇。析之爲二十四篇。鄭康成所傳之二
十四篇。卽孔壁真古文。東晉晚出之二十五篇。與漢書
不合。可決其僞。唐人詆鄭所傳爲張霸僞造者妄也。今
文太誓三篇。其略見於太史公書。太史公從安國問。故
當可信。唐人尊信晚出之太誓。而以今文太誓爲僞。亦
非也。於春秋有左傳補注六卷。自序云。嘗見鄭康成之

周禮章宏嗣之國語純采先儒之說未乃下以己意令學者審其異同杜元凱春秋集解雖根本前修而不著其說又其持論間與諸儒相遠於是樂遜序義劉炫規過之書出焉今刺取經傳附以先世遺聞宗韋鄭之遺前修不揜效樂劉之意有失必規而於古今文之同異辨之尤悉云其注秦穆姬屬賈君用唐尙書說以賈君爲申生妃令尹爲艾獵用世本說爲叔敖之兄同盟于亳城北用服虔本證亳爲京之譌塹防門而守之廣里用續漢書及京相璠說以防門廣里爲地名吳句餘用服虔說以爲吳子餘祭萬者二人用吳仁傑說二人當

爲二八。臧文仲廢六闕。訓廢爲置。讀如公羊廢其有聲者之廢。皆前人所未及道也。又言公羊有嚴顏二家。蔡邕石經所定者。嚴氏春秋也。何邵公所注者。顏氏春秋也。石經公羊未云。桓公二年。顏氏有所見異辭云云。僖公三十年。顏氏言君出則已入。今何本皆有之。又云。顏氏無伐而不言圍者。非取邑之辭也。今何本亦有之。以此知何所注者。顏氏本也。鄭康成注三禮。引隱二年。放於此乎。隱三年。登戾之。桓十一年。遷鄭焉。而鄙留。皆與何氏異。與石經同。蓋鄭所據者。嚴氏本也。又云。應劭風俗通。稱穀梁爲子夏門人。楊士勛謂受經於子夏。按桓

譚新論云左氏傳世遭戰國寢微後百餘年魯穀梁赤爲春秋殘略多所違失然則穀梁子非親受經於子夏矣古人親受業者稱弟子轉相授者稱門人則穀梁於子夏猶孟子之於子思故魏糜信注穀梁以爲與秦孝公同時也楊士勛言穀梁作傳傳孫卿卿傳魯人申公申公傳博士江公按孫卿齊潛襄時人當秦之惠王則在其後卿所注書言天子廟數及賻贈禭合之義述春秋善胥命而言盟証不及三王諸侯相見仁者居守皆本穀梁說其言傳孫卿信矣隱元年傳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僖二十二年傳過而不改是謂之過二十三年

傳以不教民戰。則是棄其師。今皆在論語中。傳所載與儀禮二記合者尤多。故鄭康成曰。穀梁善於經者也。其論論語曰。宣尼言述而不作。於魯論見之。鄉黨一書。半是禮經。堯曰數章。全書訓典。論君臣則人言不廢。譏無恒。則南國有言於善人爲邦。則曰誠哉。是言於隱居行義。則曰吾聞其語。素絢。唐棣。逸詩。可誦。百官冢宰。古典。可稽。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此胥臣多聞之所述也。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此文王官人之所記也。克己復禮。左氏以爲古志。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管子以爲古語。見小問篇參分天下。而有其二。周志之遺文也。

今逸周書卽周志也程典篇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周任之遺言也推

此言之聖人豈空作哉其論爾雅曰釋詁釋訓乃周公所作以教成王故詩稱古訓是式漢時謂之故訓又謂之詁訓詁訓者雅言也周之古訓仲山式之子之雅言門人記之俗儒不信爾雅而仲山之古訓夫子之雅言皆不存矣又撰九經古義十六卷討論古字古言以博異聞正俗學又以范蔚宗後漢書缺略遺誤范書行而東觀漢記謝承薛瑩司馬彪華嶠謝沈張瑩袁山濤諸家之書皆亡乃取初學記藝文類聚北堂書抄太平御覽諸書作後漢書補注十五卷所有撰述如王文簡公

沈大成
學子
沃田

精華錄訓纂二十四卷盛行於世論者以爲過於任淵之注山谷李壁之注荆公詩焉周易本義辨証五卷太上感應篇注二卷亦經好事刊刻惟山海經訓纂十八卷九曜齋筆記二卷松厓筆記二卷松厓文鈔二卷世無刊本又有諸史會最竹南漫錄皆未成書卒於乾隆二十三年戊寅五月年六十有二先生晚年盧運使見曾延至邗上如雅雨堂十種山左詩鈔感舊集皆先生手定焉同時與先生友善者沈彤沈大成大成字學子號沃田華亭人有學福齋集受業弟子最知名者余古農同宗良庭兩先生如王光祿鳴盛錢少詹大昕戴編

修震王侍郎蘭泉先生皆執經問難以師禮事之錢少詹爲先生作傳論曰宋元以來說經之書盈屋充棟高者蔑棄古訓自誇心得下者剽襲人言以爲已有儒林之名徒爲空疎藏拙之地獨惠氏世守古學而先生所得尤深擬諸漢儒當在何邵公服子慎之間馬融趙岐輩不能及也

沈彤

沈彤字冠雲一字果堂吳江縣諸生也康熙雍正間何學士焯以制義倡導學者四方從游弟子著錄者四百餘人弟子中惟陳季方陳少章及彤最知名季方工文

沈彤
冠雲
果堂

陳孝方
陳孝章

詩少章精史學形獨以窮經爲事核先儒之異同而求其是爲文章不貴詞藻抒心自得而已應博學宏詞科以奏賦至夜半不及成詩不入選有人薦修三禮及大清一統志議敘得九品官取不仕遂歸吳江閉戶治經矻矻終年羣經皆有撰述尤邃於禮者周官祿田考三卷因歐陽脩有周禮官多田少祿且不給之疑故詳究周制以與之辨官爵數公田數祿田數三篇積算特爲精密又以儀禮古人患其難讀自唐賈公彥後惟朱子李如圭張淳黃幹楊復五人乃專攻士禮著有儀禮小疏惜未成書惟有士冠禮士昏禮公食大夫禮士喪禮

喪服傳五篇每篇附以監本刊誤卷末又附左右異尙
考一篇其說以康成公彥爲宗兼采元敖繼公之注然
掎擊君善者十之七從其說者十之二三耳彤述作矜
慎不輕意下筆所著如尙書小疏春秋左傳小疏僅有
數十則以視近日士大夫急於成書踏鹵莽滅裂之譏
者有霄壤之分矣其書傳於世者周官祿田考儀禮小
疏之外有吳江震澤二縣志果堂集十二卷彤老而無
子窮困以卒得年六十有四潘尙在京師有夫已氏問
予曰叔嫂有服乎無服乎予答之曰據禮經是叔嫂無
服也考奔喪云無服而爲位者唯嫂叔及婦人降而無

世於乾學沈
親情者有以
孝之義也
攝植持持
能言上文
石何願也

服者麻。鄭法雖無服。猶弔服加麻。祖免爲位哭也。則叔嫂之服。弔服加麻。祖免既葬而除。無所謂大功也。夫已氏出鄆人。萬充宗。叔嫂有服。辨示予。大笑曰。子墨守鄭學。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豈得謂禮家乎。充宗之文。因晉成粲之說。而曲解喪服傳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以證叔嫂之大功。而謂康成不能解。公彥強爲之解。予心知其說之謬。然無以應也。南歸後。讀儀禮小疏曰。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鄭於上記注云。兄弟猶言族親也。此兄弟同義。故不重出。賈云。妻從夫服。其族親卽上經夫之諸祖父母。見於總麻章。夫之世叔父母。見於

祭語

禮記卷之九

自從母之類
至故亦以稱
兄弟一節據
趙之遺卷首
能言通何
秋濤先生
遺書

禮記卷之九

大功章。夫之昆弟之子不降。嫂叔又無服。今言從夫降一等。記其不見者。當是夫之從母之類乎。彤謂此條總結上經。非專記其不見者。夫之姑姊妹見於小功章。賈乃遺之。至云從母之類。則有若夫之從祖父母。夫之從父姊妹之類。皆以小功而降。爲總有若夫之族。曾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父母。及夫之從祖姑姊妹。適人者之類。夫皆爲之總妻。皆降而無服。並包含於其中矣。從母者母之女兒兄弟也。故亦可稱兄弟。此可以發成祭之癥結。息充宗之狂喙矣。且自愧不能潛心尋討傳文。及鄭賈之說。至爲夫已氏所折。乃知果堂肄禮之精審如此。嗟

余蕭翁

仲林

古農

有本二字

出一文家

著者意處

以示治洋

陽

不角上

海唐相周

被也

詳大臨識

乎。先輩之用心縝密烏可及哉。

余古農先生

先生諱蕭密。字仲林。別字古農。吳縣布衣也。先生生五歲。父幕游粵西。不歸。母顏授以四子書。五經。夜則課以文選及唐宋人詩古文。年十五。通五經。卽知氣理空言。無補經術。思讀漢唐注疏。家貧不能蓄書。有茗溪書棚。徐姓識先生。一日詣書棚。借左傳注疏。匝月讀畢。歸其書。徐姓訝其速。曰。子讀之熟矣乎。曰。然。徐手翻一帙。使先生背誦。終卷無誤。徐大駭。曰。子奇人也。贈以十三經注疏。十七史說文解字。玉篇。廣韻。於是閉戶肄經史博。

覽羣書性癖古籍聞有異書必徒步往借雖僕僕五六
十里不以爲勞也以郭璞注爾雅用舊注而掩其名謂
之穢善無恥乃採注疏及太平御覽諸書中健爲舍人
孫炎李巡舊注而爲之釋書未成先成注雅別鈔八卷
專攻陸佃新義埤雅及羅願爾雅翼之誤兼及蔡卞毛
詩名物解沈宗伯德潛見其書折節下交年二十二以
注雅別鈔就正於松崖先生先生曰陸佃蔡卞乃安石
新學人人知其非不足辨羅願非有宋大儒亦不必辨
子讀書揆著當務其大者遠者先生聞之矍然遂執贄
受業稱弟子焉吳縣朱文游藏書之富甲於吳門延

先生教讀館於滋蘭堂中得遍讀四部之書又嘗閱道藏於元妙觀閱佛藏於南禪寺居恒手一編弗輟日不足則繼之以夜於是目力虧損不見一物有人傳以坐暗室中目蒙藍布存想北斗七宿一年之後目雖能視然讀書但能讀大字本而已直隸總督方恪敏公觀承聞其名延至保定修畿輔水利志間游京師與朱學士笥河先生紀文達公昉胡文恪公高望相友善咸謂其學在深寧亭林之間因目疾復作舉歛戴震以代遂南歸以經術教授鄉里閉目口授生徒極盛是時江震滄孝廉名筠者亦以目疾教讀時人皆稱爲盲先生同郡

以經義詩古文詞相論難者薛家三先生汪愛廬先生彭進士紹升汪孝廉元亮先生上下議論風發泉湧家三先生曰鬼谷子縱橫家舌有鋒鏘不可當也先生狀貌奇偉頂有二肉角疎眉大眼口侈多髯如軌革家懸鬼谷子像故同社中戲呼爲鬼谷子乾隆年間

詔開四庫館徵四方名彥充校讎之任有人以山陰童鈺及先生名達於金壇因一諸生一布衣格於例不果薦先生貧病交攻再娶無子卒年四十有七其牢騷不平之氣往往托之美人香草形於歌詠哀音微茫有騷人之遺意焉生平著述甚多爾雅釋注雅別鈔悔其少

作不以示人。文選音義亦悔少作。然久已刊行。乃別撰
文選雜題三十卷。又有選音樓詩拾若干卷。先生深於
選學。因名其樓曰選音。疾革之時。以雜題詩集付弟子
朱敬輿。敬輿寶爲枕中秘。以是學者罕知之。惟古經解
鉤沉已入。

四庫經部當日戴震謂是書有鉤而未沉者。有沉而未
鉤者。然沉而未鉤。誠如震言。若曰鉤而未沉。則震之妄
言也。今核考其書。豈有是哉。惟皇侃論語義疏。其書出
於著鉤沉之後。且爲足利賈鼎何得。謂之鉤而未沉者。
乎。藩爲先生受業弟子。聞之。先生曰。鉤沉一書。漢晉唐

江聲
江聲
江聲
江聲
江聲

三代經注之亡者本欲盡采因乾隆壬午四月得虛損
症危若朝露急欲成書乃取舊稿錄成付梓至今歉然
吾精力衰矣汝能足成之亦經籍之幸也藩自心喪之
後遭家多故奔走四方雨雪載塗饑寒切體不能專志
壹心從事編輯今年已五十忽忽老矣歎治生之難墮
不習之業有負師訓能不悲哉

江良庭先生

先生諱聲本字鯉濤後改叔澹其先世居休寧之梅田
後遷蘇州又遷無錫復歸吳下遂爲吳縣人少與兄震
滄孝廉同學不事帖括讀尚書怪古文與今文不類又

桓齋古文
尚書者異
指摘頗有
必據不可
也此見經
緯序自注

怪孔傳庸劣且甚支離安國所爲不應若此年三十五
師事同郡通儒惠松崖徵君得讀所著古文尙書考及
閻若璩古文疏證乃知古文及孔傳皆晉時人僞作於
是集漢儒之說以注二十九篇漢注不備則旁考他書
精研故訓成尙書集註音疏十二卷附補誼九條識僞
字一條尙書集註音疏前後述外編一卷尙書經師系
表也經文註疏皆以古篆書之疑僞古文者始於宋之
吳才老朱子以後吳草廬郝京山梅騫皆不能得其要
領至本朝閻惠兩徵君所著之書乃能發其作僞之跡
勦竊之原若刊正經文疏明古注則皆未之及也先生

出而集大成豈非伏孔馬鄭之功臣乎其辨泰誓曰泰誓今文古文皆有之漢儒皆誦習之馬鄭皆爲之法自東晉僞古文出則有泰誓三篇世無具巨眼人遂翕然信奉以爲孔壁古文因目此爲今文且反疑其僞以故浸微而至於亡顧其遺文記火流穀至之事且無諸傳記所引之語故馬融雖爲之法不能無疑今姑備錄馬說而辯之馬融書敘曰泰誓後得案其文似若淺露又云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詞及火復于上至于王屋流爲雕五至以穀俱來舉火神怪得母在子所不語中乎又春秋引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國語引泰誓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泰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孫卿引泰誓曰獨夫紂禮記引泰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今之泰誓皆無此語吾見書傳多矣所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弗復悉記略舉五事以明之亦可知矣馬此說具正義辯之曰案融之意以泰誓非伏生所傳故疑之爾融獨不見伏生之尚書大傳乎泰誓維四月太子發上祭于畢云云大傳既引其文矣其所以不傳者蓋生年老容有遺忘自所得二十八篇之外不

能記憶其全故爾。大傳引九共曰：予辨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敖，引帝告曰：施章乃服明上下，能錄其片語而不傳其全文，是其不能記憶之明驗也。然則泰誓雖不出於伏生，不得謂非秦火已前伏生所藏之舊文矣。且漢書藝文志云：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計伏生書二十八篇，三分盤庚，則爲三十，加孔氏多出之二十四篇，才五十四，加太誓三篇，適五十七，無泰誓，則不符其數。又李暉集注尚書於此泰誓，輒引孔安國曰：則孔氏古文亦有此篇。安國且作傳矣，而兩漢諸儒備見今文古文者，未嘗疑泰誓有今古文之異，然則今文

秦誓同乎古文。又可知矣。融獨以其後得而疑之。則五十四篇惡在其可信邪。若其所稱八百諸侯。不期而會。則婁敬說高帝嘗言之矣。司馬子長亦錄其文於本紀矣。不旣信而有徵乎。又若火流爲雕。以穀俱來。斯乃符命之應。猶龜書馬圖之屬也。孔子繫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論語記孔子之言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然則符瑞之徵。聖人且覲幸遇之。而乃以火流穀至爲神怪。謂爲子所不語。豈通論乎。且思文之詩。不云乎。詒我來麴。帝命率育。卽此以穀俱來之謂。融亦將斥詩爲誕乎。不然。詩則信之。書則疑之。進退皆無據。

矣。融又以書傳所引泰誓甚多，而疑此泰誓皆無存。又案湯誓篇傳自伏生，既又出諸孔壁。今文古文，若合符節，而予小子履敢用元牡云云，載於墨子兼愛篇，而湯誓未有其文。故孔安國注論語堯曰篇，不敢質言湯誓之文，而云墨子引湯誓其詞若此。又墨子尚賢篇引泰誓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而湯誓中亦無之。然而謂湯誓有逸文可也。謂湯誓爲僞書，則不可。以此相況，泰誓亦猶是耳。夫復奚疑哉？不獨此也。大傳引盤庚曰：若德明哉。湯任父言卑，應言引無逸曰：厥兆天子。誓今盤庚無逸具在，而皆無是言。經與傳俱出於

伏生不應傳錄其文經反遺其語然則伏生既傳之後
歐陽夏侯遞有師承猶不能無闕逸況秦誓經灰燼之
餘百年而出反怪其有遺逸邪且夫傳記諸書夫人而
見之矣苟欲僞造必不敢張空券以自吐其胸臆並不
敢出神奇以駭人之觀聽將撫拾典籍以龔補綴依據
誼理以爲干城以求售其欺於後世如彼僞孔氏之所
爲矣安肯故留此間隙以滋後人之議哉蓋惟當時實
有其事史官據事直書而無所顧忌故有火流穀至之
文逮其後遺文殘闕傳之者謹守殘編而不敢補緝故
無諸傳記所引之語斯何足怪乎季長之說吾不謂然

養

白語錄續三卷

武林胡氏板
琳琳秘室藏書

上文乃道

遊歷注

故爲此辨此又閻惠二君之所未及也先生精於小學以許叔重說文解字爲宗說文所無之字必求假借之字以代之生平不作楷書卽與人往來筆札皆作古篆見者訝以爲天書符籙俗儒往往非笑之而先生不顧也嘗著六書說一首自書勒石其說轉注以五百四十部爲建類一首以凡某之屬皆從某爲同意相受實前人所未發又恒星說一卷文不錄喜爲北宋人小詞亦以篆書書之先生性耿介不慕榮利交游如王光祿鳴盛王侍郎蘭泉先生畢制軍沅皆重其品藻而先生未嘗以私事干之所以當事益重其人嘉慶元年

詔開孝廉方正科江蘇巡撫費公淳首舉先生。

賜六品頂帶卒年七十有八晚年因性不諧俗動與時
違取周易艮背之義自號艮庭學者稱爲艮庭先生云
潘少從古農先生學先生沒後潘汎濫諸子百家如涉
大海茫無涯涘先生教之讀七經三史及許氏說文乃
從先生受惠氏易讀書有疑義質之先生指畫口授每
至漏四下猶講論不已可謂誨人不倦者矣子鏐字貢
庭名諸生孫沅字鐵君優貢生世傳其學弟子數十人
元和顧廣圻長洲徐燾最知名廣圻字千里號澗菴邑
諸生天資過人無書不讀經史小學天文歷算輿地之

顧廣圻

千里
澗菴

徐頴

述卿

褚寅亮

摺升

鶴侶

宗鄭

學靡不貫通。又能爲詩古文詞駢體文字。當今海內學者莫之或先也。頴字述卿。嘉慶甲子舉人。乙丑以第二人及第。今官翰林院編修。先生老友中來往親密者。錢宮詹大昕。褚部郎寅亮。宮詹別有傳。

褚寅亮

褚寅亮字摺升。號鶴侶。一字宗鄭。長洲人也。乾隆十六年。

召試舉人。內閣中書官。至刑部員外郎。與錢宮詹大昕爲同年友。深於經學。從事禮經幾三十年。嘗謂宋人說經好爲新說。棄古注如土苴。惟儀禮一書爲樸學。空談